

最难忘清华情

——毕业六十年忆旧

○钟世欣（1957机械）



钟世欣学长

母校百年校庆时，12位同窗聚会近春园，商议出版《铸七纪念册》，我写了《三代人同庆清华百年华诞有感》，后来发表在《清华校友通讯》复64辑。为纪念入学一甲子，又出版了《铸七人六十年述怀》，由我执笔写了献词。2017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身居西安的同窗联络群主汤瑾于元月6日转来《清华校友通讯》的征稿信，并怂恿我再写一篇感怀的文章。当晚，我辗转反侧，记忆的年轮也不断地翻动，我抓住了一些未曾写过的难忘片段，写成此文。

“考中清华了！”

1952年的暑假是最漫长的。高考后就等待发榜，平常九月份是新学年的伊始，可是一直等到中旬还没有任何消息，不禁使人心急如焚。一天早晨，我正在天井旁边洗衣服，听到喊声：“世欣，你考

中清华了！世欣，你考中清华了！”我顿时起身，喜极忘形，把盆里的衣物都掀到天井中去了。只见陈同学手持1952年9月28日的《长江日报》，手指我的名字，我被清华大学机械系录取。想到七年前立下的愿望实现了，真是欢喜欲狂！

高兴只持续了几个钟头，接下来的是如何解决面对的实际困难：从住地潮州—汕头—广州—北京，车船费及沿途饮食等要60多万元（旧币），还要添加御寒衣物及用具等。当年我的读书及生活费用由上海的叔父按月邮寄十万元，如何筹措如此庞大经费，颇费思量。所幸消息传开后，很快获得亲友支持，才卸下搁在心头的一块大石。

艰难的十天旅程

接着是准备行装。我从小到中学毕业，一直穿着兄长留下的旧衣，此次赴京，居于潮州、汕头、广州的哥哥把他们认为较好的衣服送给了我，解决了行装的大问题。衣物装入一个皮箱中，这皮箱是祖父在叔父钟奇恩于1932年考入清华时送给他的，奇恩叔英年早逝，此皮箱由父亲留用，待我中学寄宿时交给我是有特别寓意的。这个比我年长的皮箱，现在还留在我的书房中。除此之外就是一个大帆布袋，内装床垫、草席、被盖、毛毡及蚊帐等。这些都是中学六年使用的。

为了节约旅费，学校为北上的同学雇了一艘有篷顶的民船，于10月14日晨由潮州直驶汕头，每人节约了万多元。在汕头，停留了三天两夜，住在学校乒乓球室，球桌成为我们晚间睡床。17日坐长途汽车赴广州，车是30年代美国福特卡车改装的，烧的是木炭，加上路况不佳，车经常抛锚，行车速度经常低于20公里/小时。夜宿小镇稔山，第二天继续行驶至广九铁路的中途站——樟木头，改乘火车到广州。宿市中心华侨中学教室，白天学生上课，放学后把四张书桌拼成床，学校事先为每人准备六根细竹作支撑帐棚用，这就成了旅途中的安乐窝。另外还可搭食膳堂，花千多元便可解决一顿。

19日联系省学联解决北京火车票，我记得硬席坐票是22万元左右。根据清华的通知，统一安排于21日晚乘京广列车北上。23日清晨抵达武昌，天正下着微雨，北风夹着雨点，虽然把所有冬衣都穿上了，还觉得寒气袭人。小个子的我，左手提皮箱，右手拿帆布袋，迈上天桥后才到达码头，转乘渡江轮船在汉口换车继续北上。我们的座位是一排3人，两排对座，彼此都是新识的清华学子，一路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捱了30多小时都没有合眼，疲态开始呈现，于是大家商量出一个最佳方案：二人纵卧座位下，二人曲膝靠窗，二人靠椅双脚放下走道，每2小时左右轮换一次。这先进经验，很快便有人学习，列车服务员也没有异议。车到河南新乡，两人合伙付七千元在站台买了一只烧鸡，这是十天旅途中最好的美食了。

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已是24日晚上。现在一天能到达的行程，当年却耗费了

10天！一出站门便看到“欢迎清华新同学”的横额，旁边停放着一辆覆盖帆布篷的货车。学长把我的行李递上，车上另有人招呼，我便坐在皮箱上，旁依帆布袋。车行黑夜，无法领略古都的风韵，只希望尽快来到心仪已久的清华。抵达校园后，入住介于善斋与化学馆之间的两层新宿舍，接待的学长递给每人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糖茶，顿时感觉一阵阵暖流在体内回转。清华啊，我们将在这培育新一代工程师的摇篮中成长。

翌日是星期六，上午在学长的引导下到礼堂注册。注册时，可以查阅入学考试时各科的分数，很是高兴。此刻，我已是正式的清华学子，人生的历程从此开始了新篇章。

访问华罗庚先生

能得名师熏陶，人生受益无穷。在清华，不仅在课堂上可接受尊师的教导，在课外，学校还提供各种讲座与机遇，使学子能亲近社会上各类专家。印象最深的是1955年春节访问华罗庚先生。

当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设在清华园。年初二那天，同专业留校的12位同学带着一束鲜花，怀着仰慕的心情前往数学所。在会议桌旁坐定后华夫人身穿蓝色碎花旗袍，浅色夹袄，手端一大碟各式糖果出来。华先生介绍：“这是我太太、妻子，家中的无名英雄！”顿时气氛变得轻松下来。华先生随后询问了我们学习的专业，并嘱咐大家无需紧张，说“我是有问必答的！”沉默了片刻，汤瑾同学说：“坊间有传华先生少年时曾摆地摊卖香烟，是否真的？”华先生顿时大笑：“卖过香烟倒是真的，

摆地摊却没有。我不是好的售货员，因为我脑中老是想着数学的问题，所以忘记招呼顾客。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华先生说他在车上还不断思考，陈正楷像有所怀疑，华先生注意到了她的表情，举了一个实例来说明思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集连续、顺序的自然数，比如说{1.2.3.4……97.98.99}要计算集内所有自然数的总和，不会思考的人会 $1+2+3+\dots+97+98+99=$ 多麻烦！会动脑筋的人，就会先观察，然后发现每一相应首尾两数之和都是相等的，即 $1+99=2+98=3+97=100$ ，即首尾的自然数可成等配，于是： $99/2*100=4950$ 。如用文字表述就是：“任何一集连续、顺序的自然数之算术和等于集内自然数目之半乘以首尾两自然数之和。”思考的结果多么美妙，令人兴奋啊！华先生还教导我们，思考的前提是要善于观察，经过缜密思考，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去伪存真。工程实践、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苏联一位土木工程师，从控泥船运行试验的大量数据中分析、研究，最后归纳出一个著名的微分方

程式。华先生寄望我们也能在未来工程实践、科学试验研究中取得成果。当晚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那次访问的情况，真是先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惜那本日记在“文革”中未能保存下来。

差点不能毕业

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熏陶下，我们接受名师的教导，学为人处世之道，强身健体，终身受用无穷。因为天生平足，我一向体育成绩不佳，总觉得体育课是一种压力。来到清华后，马约翰先生的“锻炼好身体，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口号铿锵有力。

在实施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措施下，我开始时感到很吃力，但还是坚持了下去，3000米、5000米长跑以至十公里负重行军，我都能顺利完成。体育锻炼除了能健身外，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遗憾的是在大三时我的百米跑了16.1秒，是唯一没有通过劳卫制锻炼标准的学生。当年新规定是体育不合格不能毕业，这可让体育干事紧张起来，过了

几天通知我到体育部见夏翔副主任。了解我的具体情况后，夏先生说新条例是造成了一些困扰的，然后问我会不会游泳？我笑着回答：“儿时在乡下与玩伴闹水时胡乱学的，完全没有章法。”夏先生很高兴地说：“问题解决了！”马上请王英杰先生过来：“你安排一下时间，让钟世欣测验一下游泳，如果能游上50米，就算他合格了！”测验时，我游



2007年校庆，钟世欣学长（左4）与同学在母校团聚。

了50米后并没有叫停，于是我各样招式都使出来了，狗刨式、侧泳、仰泳，还有我自己也形容不出的招式，游到100米后，王先生吹了哨子，我见王先生一直在笑，我看着他手握秒表，问游了多长时间，王先生一直笑着说：“很好！很好！”彼此都大笑起来，原来王先生忘了按表了！我本来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体育部对此认真的态度，使我至为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内心还怀着深深的敬意。

顾秉林校长曾引述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说过的“伟大的校友，才能成就伟大的母校”，校友的“爱国奉献、爱校感恩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亦为世人所公认。在职业生涯中，我曾得到许多校友的无私帮助，借此机会，我特别感恩与怀念2013年离世的百岁学长李远义（1937机械），还有张中和学长（1949机械），他们是带领我跨入环境工程行业的引路人，我永远忘不了。

2017年1月10日于香港

清华忆

○谢思恒（1957水利）

瞬间一甲子，毕业六十年。
回忆清华事，历历在眼前。
五二参高考，喜结清华园。
适逢学苏联，院系大调迁。
北大搞综合，清华改工院。
燕京辅仁停，八大学院兴。
清华设七系^①，土建与电机。
教授不满百，大师无几人。
弃英学俄语，人人从头学。
学制改五年，教材全抄袭。
考试改口试，全靠死硬背。
学业负担重，个性难发挥。
幸有蒋校长，为振清华风。
阻止变单科，伺机谋发展。
创办新专业^②，紧跟世前言。
老师双肩挑，创设辅导员。
学生红又专，人人社工兼^③，
发扬优传统，体育也领先。

欣欣向荣气，摇篮响遍天^④。

校长发号召，工作五十年。

五七党整风，师生大鸣放。

理工要合校，教学要改革。

操场摆擂台，人人上阵来。

突然风向转，这是为什么？

北京总动员，掀起反右潮。

清华紧配合，钱黄首当冲^⑤。

上面定指标，下面揪右派。

设计不答辩，忙开批判会。

毕业做鉴定，上纲又上线。

走向岗位后，档案伴一生。

温故而知新，历史是明镜。

奉告今学子，珍惜好时光。

注释

① 院系调整后，清华设建筑、土木、水利、机械、动力、电机、无线电七个系。

② 新专业指自控系、工物系等。

③ 学校鼓励学生人人兼做社会工作。

④ 当时清华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⑤ 指钱伟长、黄万里。